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讞義卷七　　元　王元杰　撰

宣公

公名倭文公子赤庶兄匡王五年即位謚法善問

周達曰宣

經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程子曰宣公受弑賊之立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

其自即位也

胡氏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

讞曰立不以正受不討賊上何所禀内何所承而即位耶仲遂竊廢立之柄以濟其私行繼正之禮以掩其惡春秋同于魯桓之例著其簒逆之罪故書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程子曰公即位而逆女將以結援于齊也

胡氏曰有不待貶絶而見罪惡者不貶絶以見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

謝曰喪未朞年遣卿逆女穆姜不能懲期有待從夫于喪皆名教之罪人也所以然者仲遂殺子赤而立宣公出姜是以不免于魯宣公懼于見討急于結婚以自安是以越禮如此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謹始之道也敬嬴私事襄仲

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惡已極矣乃援成風之例子為母貴為國君母居喪納婦是肆人欲滅天理矣春秋書婦姜者示其有始之辭誅敬嬴之心也黜其氏者嫌于出姜之在齊正穆姜之罪也志微而顯義深矣乎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程子曰晉放其大夫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

于吴諸侯專放大夫可乎

胡氏曰放猶覊置毋去其所比于專殺者其罪薄乎

云爾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爲後戒

也

讞曰穆公悔過于己復用孟明晉靈歸咎于人

放胥甲父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乎夫秦晉戰

于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討不用命治穿

可也獨放胥甲父失政刑矣夫以趙穿之惡靈

公不能辨之于早終及于禍盾成之也春秋稱
國以放君臣同受其責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程子曰鄭穆公從楚病中國故貶書人楚子鄭人攻

陳宋書侵著其不道也侵宋書遂著其暴横也書盾救陳善之也

胡氏曰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晉救陳而存諸夏攘夷狄故特褒

讞曰鄭在王畿之内而從楚陳為先代之後而見侵此門庭之寇利用禦者也夫晉之救陳是禦寇之道鄭之從楚是黨逆之師宋有可伐之罪楚有不赦之慝鄭人致夷以謀夏罪有甚于

宋矣書趙盾救陳善其得救患之道也伐鄭之師列諸侯于上會晉師于下臣疑于君不可為訓不與盾之會諸侯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經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衞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程子曰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

朱子曰趙盾一事後人費萬千說話與他出脫其實此甚分明如司馬昭弑髙貴鄉公何曾親下手必有抽戈用命如賈充成濟之徒如曰司馬養汝等正爲今日之事無以問也初靈公要殺盾盾所以走出穿便弑公想是他本意如此然則此罪首合是誰做語錄

胡氏曰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于盾斷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

讞曰董狐以不越境二語歸獄趙盾盾不敢辭竟受其惡良史所以見稱于聖然盾既不討賊而又同立于朝使其逆君而立之則是志同而罪亦同矣嗚呼春秋誅心之法也上合天心人倫不容使盾幸而免則私偽者得行其志矣春

秋推見至隱所以發人欲之私而全天理之正

以此法討賊其嚴乎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經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葬

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

夏楚人侵鄭

程子曰鄭從晉故楚侵鄭

胡氏曰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

巘曰鄭本以晉靈不君受賂縱賊為不足與故往從楚今晉成新立翻然改轍以從晉可謂善于改過矣易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前此伐宋之役書楚子鄭人罪鄭之從夷至是貶楚書人罪楚之亂華楚之侵鄭惡矣鄭之反正善矣予奪之公春秋大義也

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經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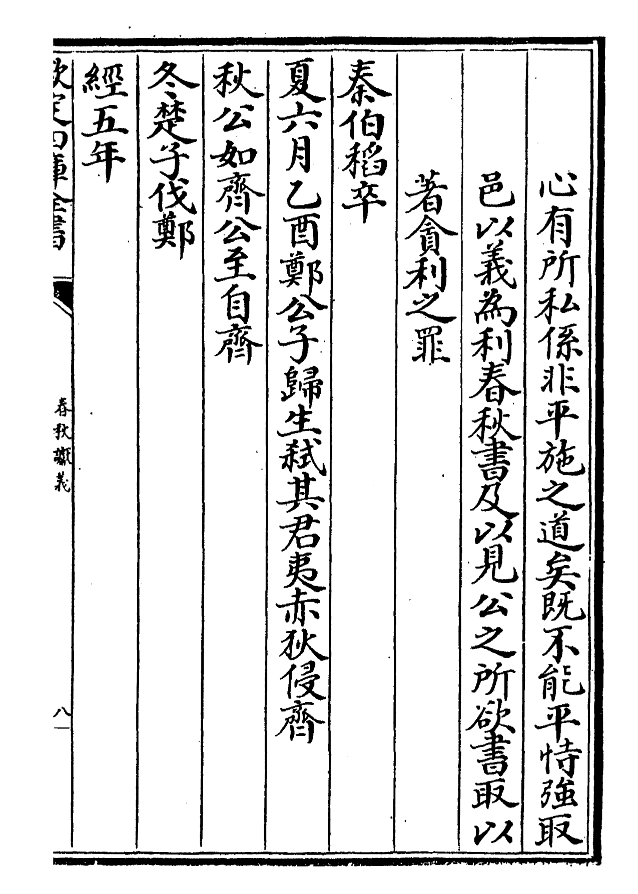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程子曰釋二國之怨曰平平莒及郯欲以睦鄰也莒人不肯平之不以道也伐莒取向則魯人平莒終于為亂而已

胡氏曰以大國平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

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必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

讞曰魯挾强齊以平郯莒假力以為義也及不服而取向假義以為利也豈平怨之道哉郯莒婚姻之國與莒有隙公為郯平莒是亦義之所得為者然動不以義以强臨弱有志于利莒之所以不服也夫心不偏黨謂之平易謙之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宣公



心有所私係非平施之道矣旣不能平恃強取邑以義為利春秋書及以見公之所欲書取以著貪利之罪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經五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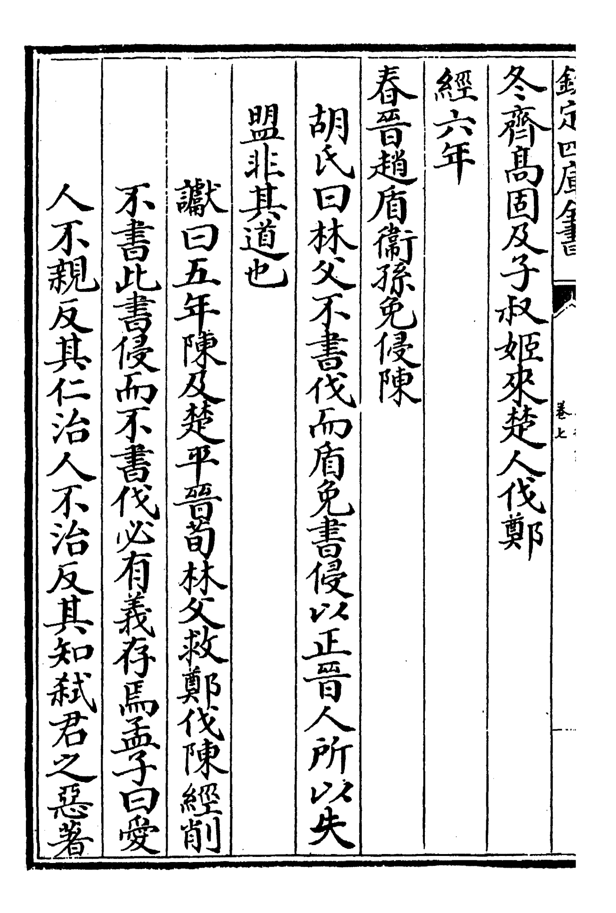
程子曰言子者是公女其他則娣妹之類也

胡氏曰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以為別于先公之女也

讞曰宣公諂于事齊至以其臣配女辱甚矣由

其立不以正結援于齊見偪于高固而不敢違
猒尊毀列公自為主請婚于女強委禽焉凡諸
侯嫁女于大夫以大夫主者為敵體也公自為
主辱其身而慢宗廟矣是豈禮之正哉春秋書
來逆譏公之自為主也書子叔姬别于先公之
女也後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又以見越禮恣
行而無忌矣

叔孫得臣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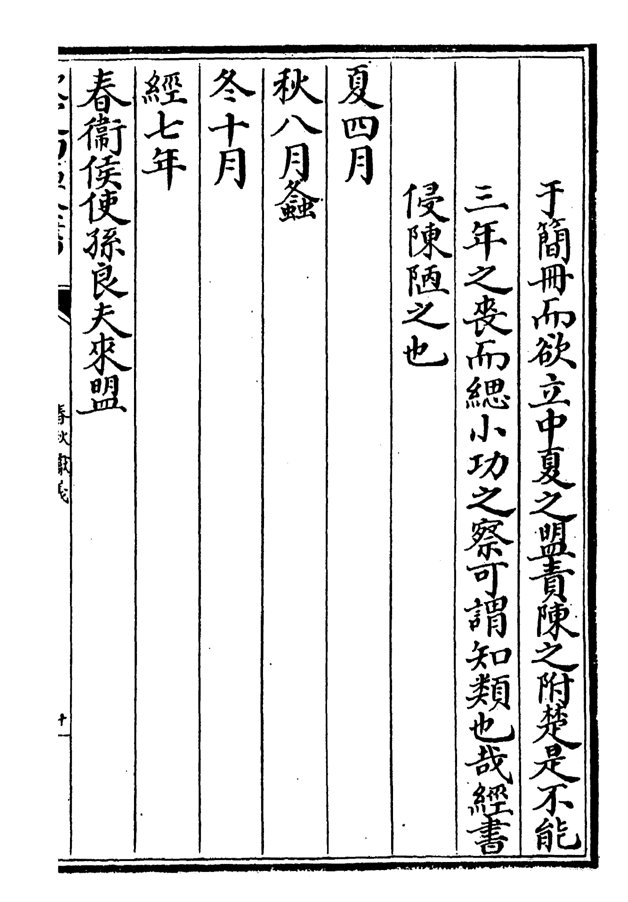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楚人伐鄭

經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胡氏曰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失盟非其道也

讞曰五年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經削不書此書侵而不書伐必有義存焉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弑君之惡著


于簡冊而欲立中夏之盟責陳之附楚是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可謂知類也哉經書侵陳陋之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經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冬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程子曰黑壤晉地晉成公初會諸侯

胡氏曰與于會不與于盟而公有慊焉非主會盟者之罪耳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

讞曰宣公慢于從晉謹于事齊立不以正故也

晉方得鄭五國之君列會受盟魯預于會而不

盟為晉人之所止宣公每歲結齊為強援晉為
伯主朝聘不修行有不慊于心非晉之咎矣書
會不書盟曲在魯為君隱恥臣子之道也至若
平丘之盟曲在晉直書公不與盟自反而直也
比事以觀則知聖人反己之道矣

經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朱子曰諸侯有四時之祫畢竟是祭有不及處方如此如春秋有事于太廟太廟便是群祧之主皆在其中

胡氏曰有事言時祭也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

讞曰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古之制也僖公德季子定位之恩生而賜氏宣公以仲遂援立

之故俾世為卿然仲遂之惡烏可與季氏之賢例論哉季氏定魯難而立僖公得正也仲遂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從非也春秋于季子之卒氏族並書以誌其善于仲遂則去氏去族以著其惡予奪惟公之法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程子曰繹者明日又祭也猶者可已而不已也萬入去籥去其有聲者用其無聲者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也

胡氏曰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聲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故去而不作

讞曰古者大夫之卒君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全臣子肅敬之誠不繹者全君臣始終之禮遂為國卿卒而猶繹非所以待大臣之禮萬入去籥又非事神之誠是知君以恩

禮待臣則臣節勵以犬馬視臣則臣節虧各以

其道而已春秋特書萬入去籥誌其禮之失又

以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

葬城平陽楚師伐陳

經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程子曰公如齊臣如京師齊強王弱故也

胡氏曰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比事可傚不待貶絶惡自見矣

讞曰宣公九年三朝于齊京師則一遣聘焉何厚于齊而薄于王室耶王使不徵聘仲孫亦不往矣君臣大分不存朝覲之禮已廢盖相視而莫

相正也自宣公至是五年經不書王特書王正

月存王道以正魯君之罪也王使徵聘經削不

書存君臣之大防也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

經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程子曰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為善也

朱子曰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宣公賂齊也至是而歸之宣公比年朝齊請而得之有王者作在所與乎在

所奪乎

胡氏曰宣公于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已而以所取之田歸之我者相親愛惠遺之意

瓛曰致賂于齊以定位諂事於齊以歸田取舍皆不以道也夫諸侯土田受于先王典籍在宗廟出納在有司敢以賂人為自安之計又以畀

屈為歸復之謀無王甚矣不書來歸而書歸我

則知魯之本有不以歸為榮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程子曰季子來聘報仲孫蔑之聘也季子母弟之為大夫者也

胡氏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讞曰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五載躬朝于齊未嘗修禮于王室殺惡及視而有其位居喪逆女而圖婚不奔王喪而奔齊之喪不會匡王之葬而遣貴卿會齊侯之葬棄君臣之大分矣乃問罪

之師弗加季子之聘反至王靈不振至于此乎

春秋書王季子來聘則知王綱下夷極矣自是

王聘亦不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楚子伐鄭

經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程子曰楚莊勢益强盛中國所不能制故陳侯鄭伯出受楚盟

朱子曰臣下不匡之刑施于邦君大夫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如漢廢昌邑王賀與謀同惡固不得不誅其餘别有等級例行誅殺霍光之私意也如胡氏論楚子納孔儀處事雖不同意亦類此試參考之三代之法正是奉行天罰毫釐不差可見

胡氏曰晉楚爭此二國爲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

盟于辰陵春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

中國不能令則楚人進矣

讞曰陳鄭從楚受盟中國之無伯可知矣徵舒之惡伯主所當伸義于陳瀦徵舒之宫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置君以定其國曾不是圖遂使楚行方伯之事方且修憾伐齊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矣經之大法在乎誅亂討賊

中國不能討楚人能謀之禮失而求之野豈聖

人之得已哉春秋進楚書爵列國皆無貶詞著蠻荊之強傷中國之無伯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經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程子曰邲之戰不書伐楚者楚來圍鄭而晉荀林父帥師伐之也戰由晉起故以林父主戰而罪之

朱子曰荀林父邲之役先縠違命而濟當時為林父者合按兵不動召先縠而誅之不可苟循乎人情也

𤅎獻曰林父主兵而無斷先縠剛愎而不仁所以致邲之敗也當是時楚莊暴强晉伯弗競晉人帥師救鄭楚子已及鄭平林父仗鉞臨戎所當

知難而進先縠特軍佐耳聽其違命撓權乃從
韓獻子分惡于衆之言茍避失屬亡師之罪楚
有求成之命反更決戰之詞輕動喪師有喪國
體是皆馭兵無法之過也易曰師出以律失律
凶也林父之謂乎戰書及是晉人有志乎戰也
書林父帥師正其敗績之罪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程子曰晉為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背渝故書人以貶之

胡氏曰書同盟志同欲也國卿稱人譏失職也原縠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兹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瓛曰大夫合諸侯以尋盟晉之伯業怠矣自邲之敗晉伯衰微楚莊強横縣陳滅蕭莫之敢問

此正中外大勢之所關伯中國者所當宵旰而忘食也奈何溺于怠豫威福下移從政者新六卿弗睦内之不正而欲治其外可乎先穀晉之罪人使罪人專盟會之大事晉之信任可知矣書同盟以誌同欲示其同欲而懼楚也貶而書人惡其失職而專盟也

經十有三年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秋螽

晉殺其大夫先縠

程子曰邲之敗起于先縠故晉以國法殺之

朱子曰爲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縠而誅之

胡氏曰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讞曰先縠剛愎不仁違命致敗林父臨戎仗鉞

不能問罪是為失刑晉討其罪而戮之法之所當施也曷為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耶原其所由致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經書國不去其爵君臣同受其責矣此春秋累上之義也

經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程子曰鄭謀晉則楚圍鄭

胡氏曰按左氏傳為邲之戰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仇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讞曰鄭惟強弱是視初非惟義之從晉救鄭是以致敗雖無德可附亦當念之弗忘追其喪師翻然從楚是何謀之淺也春秋與晉伐鄭則鄭之罪明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經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程子曰王道行諸侯各以法守何憾而平哉由列國

紛亂交相戰伐故有憾有憾則有平也

朱子曰宣公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

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責宋鄭正以其叛中國而從夷耳

胡氏曰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故平以解紛雖有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

讞曰楚自戰邲之後其勢益張宋人受伐見圍經年不解宋既告急于晉晉無救援之師二國之卿實情相告解國危難使楚無滅國之罪宋無亡國之憂可為善矣然大臣專任其事于救

災拯急之時必履正以行義不可僥倖而成功
令二子以私情僥倖于一時非利國之道也使
子反之謀不協則宋不亦危乎苟免難于一時
不可法于後世春秋貶二卿書人書及正誼不
謀利明道不計功也其旨微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初稅畝

程子曰什一取民天下之中正也宣公始有稅畝之法故曰初公田之外又取私田計畝而稅之故曰稅畝

朱子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通為什二矣

胡氏曰書此譏公廢助法而用稅也

讞曰古者藉而不稅未嘗兼取于民藉則借民

之力所謂助也稅則斂民之粟所謂貢也徹則兼貢助之法而用之王畿邦國各從其便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宣公立非其正所為多咈民欲以致水旱蟲蝝之災民告饑而國用乏乃于公田外復取私田履畝而稅之變什一而為什二矣春秋書初誌變法之始也作邱甲用田賦二猶不足其原始于此矣

冬蝝生饑

經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火

秋郯伯姬來歸

冬大有年

程子曰宣而大有年異之也

胡氏曰宣公弑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

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于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

異乎

讞曰人事順乎下天氣和乎上宣爲不道逆天亂倫何以感召天和而致大有年乎程氏發明奥旨以爲記異而書自常時則爲祥在宣公之時則爲異此言外之微旨也春秋常事不書此微而顯志而晦之義也

經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程子曰叔肸以寵弟得政為卿書公弟著其寵也書

叔肸著其氏也

胡氏曰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弑

而非之也

讞曰叔肸魯國之賢守道不惑者也宣公簒立肸不義其所為雖非而不去以兄弟無絶道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仕君子以為闕恩也嗚呼春秋之時禮義消亡變故繁興敗倫傷教者滔滔矣獨叔肸之賢卓然當世聞其風者篤親親之恩勵奪攘之俗其有功于名教不甚大歟故之于經叔肸生不登名于冊則非卿矣死不目為公子則未仕矣變文曰公

弟得弟道也稱字則賢之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春秋所以不忘也

經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甲戌楚子旅卒

公孫歸父如晉

胡氏曰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讞曰宣公因齊得國屈身事之奔走無寧歲未嘗通于晉也其後同盟斷道乃欲因晉以去三桓如晉之時公之謀已泄矣文子宣言于衆宣叔請爲去之公室未張東門見逐徒爲季氏之驅除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此之謂乎以至祿去公室政在

强家魯之不可有為其端始于此矣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程子曰公之薨也魯人怨仲遂東門氏歸父至笙聞變不返奔齊

胡氏曰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遂之亟也

讞曰宣公在位十八年大義已虧于國何有嫡母無可絶之理致使哭而歸齊兄弟有天倫之

恩實與聞其弑逆賂田援齊而定位居喪逆女而圖昏七年五朝于齊甚以強臣配女十載一修聘禮至俟王臣下徵放利而取向取繹逞兵于伐莒伐邾見辱于黑壤之盟掩惡為平州之會迨至螽蝝繼起饑饉薦臻方且履畆而税之民力于是竭矣會晉斷道之盟乃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宣公肉未及寒東門氏遂不血食矣獲終正寢蓋亦幸焉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春秋讞義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識義卷九十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陳秉寧

春秋讞義卷八

元　王元杰　撰

成公

公名黑肱宣公子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

政曰成

經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三月作丘甲

程子曰作興建之名甲甸賦也成公初易舊制使丘出甲故書作

朱子曰或問都鄙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審鄉遂車賦如何曰鄉遂亦有車但不可見其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内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鄭氏

說侯國用都鄙法然觀魯人三郊三遂及孟子請野
九一而助國中什一自賦則當亦是鄉遂
胡氏曰作丘甲益兵也為齊難益兵備敵重困農民
非為國之道曰作者不宜作也
讞曰周制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
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一
丘所出十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今作丘甲者
即丘出一甲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則增二十

五人矣都鄙役重而賦輕鄉遂役輕而賦重此其法之大畧也魯自宣公稅畆則民食取什之二矣今一丘之内使出甲士則兵賦加十之四矣春秋于履畆書初丘甲書作誌二公之作俑也易曰君子作事謀始不謹于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作法于凉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何此春秋書作之義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程子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乃徼戎以致敗豈不自取之乎

胡氏曰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

瓛曰王者無敵于天下其師有征無戰于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于王也于外裔不言戰外裔不可抗王也不可敵不可抗者王道之正也

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易曰自我致寇又誰咎也劉康公邀戎而伐之而經書敗傷王室之衰桓公伐鄭兵敗身傷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春秋責備中國在夷則不足責矣

冬十月

經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

續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

續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程子曰頃公使國佐以紀甗玉磬與地聽命于師四國乃及國佐為盟

胡氏曰袁婁之盟汲汲欲盟者晉也故以晉人及之

讞曰一笑之憤四國興師魯脩怨于齊至以四卿會伐中國相殘而無伯大夫專政而無君是時楚莊正強勢傾中夏不思攘楚以尊周惟務私讐之報復較之召陵服楚是孰重而孰輕也國子如師情亦屈矣晉人必欲盡東其畆君母為質豈伯者服義之詞耶迨袁婁受盟則晉之氣亦阻矣書國佐如師則知晉以力服異于屈完之服義也書及國佐盟則知晉之欲盟異于

召陵之來盟也比事以觀其義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衞侯速卒取汶陽田

冬楚師鄭師侵衞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程子曰嬰齊貶稱人黜夷狄之強也

胡氏曰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書公不諱事同而既貶則從同也

讞曰魯為秉禮之國下盟夷狄之臣列國大夫靡然從命是相率為夷狄之行矣是時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茍能申固鄰好以藩王室不猶愈于從夷乎袁婁之口血未乾背晉從楚何盟誓之足信行父為國正卿不引其君于當道尚為知類也哉經于嬰齊著其強而書氏列國正其罪而書人魯公書及公所欲焉者也雖欲隱之弗可得矣此春秋之直筆也

經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程子曰宣公喪終當遷于廟宫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此何禮哉緩于遷主兹可知矣

胡氏曰不言宣宫者神主未遷也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于人情何居

讞曰經于桓僖宮災各指其廟新宮神主未遷不可斥言也禮焚先人之室則哭之蓋居處言語之所事死如事生故不忍而哭之新宮雖成未嘗寢息于斯況未遷主而哭在人情為不合在禮法為起偽新宮而災亦其緩于作主孝享之弗至再書三日哭見其起偽為非禮也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程子曰聘而後盟盟我及之盟也非來盟也故二盟皆書及

胡氏曰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

讞曰聘問以交鄰好未聞聘而遂盟也晉卿要

盟于魯而衛因之則其專命可見矣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二卿非禮以干先王之典則何利之有哉春秋書及不書公諱其抗盟之辱二卿不繫國惡其遂事之專兩書日謹之於惡之中又有甚焉者也

鄭伐許

經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胡氏曰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

讞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不謹婦道而輕其夫不淑其德而失其所是皆不以禮者也杞伯來朝黜叔姬故也前此伯姬黜于郯令叔姬又黜于杞以見魯女之不淑而失夫婦正始之道矣春秋謹而書之以為人道之大戒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郛鄭伯伐許

經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胡氏曰盟于蟲牢鄭服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

讞曰齊自晉文之後不與晉盟至是同盟袁婁之役故也鄭自楚子之圍不與晉會至是同會訟楚不勝故也諸侯修睦固善然天王方崩必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令九國之君會盟不廢是豈人臣之道哉廢先王喪制之禮薄君臣終始之恩書同書日以謹之著在會之諸侯皆不臣

也不待貶絶其罪著矣

經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宫

程子曰諸侯宗廟古有宫則毁之不可復立武宫其毁已久而輙立之非禮明矣

胡氏曰武宫武公之宫立武宫非禮也

讞曰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諸侯五廟二昭

二穆惟始祖之廟不毀其餘親盡迭毀也武宮者武公敖之宮伯禽八世孫至成公十一世祖也廟毀久矣成公立之何邪魯會晉敗齊同盟蟲牢因謂服齊有功故立武宮以誇示後世則非禮矣况已毀之廟復立于十一世之後豈先王制禮之本哉春秋書立者不當立也書日謹之以為後世黷禮之戒

取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經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吳伐郯

程子曰吴始入中國稱吳外之也

胡氏曰稱國以伐外之也何以外之為其僣天子之大號也

讞曰壽夢立之二年而兵在郯郯魯屬也蠻夷伐其邑中國莫之救以見晉伯之衰矣是時喪師于邲大恥未雪晉人急于攘楚而吳未暇憂也鄢陵之盟未能却楚州來之入有救于吳資夷逞威大體虧矣楚患未平吳憂廹甚春秋書

吴舉號所以深外之書吴伐郯則中國之衰可見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吴入州來

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經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程子曰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歸之者歸之不以道也

魯國分地豈晉侯所得制哉

胡氏曰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

讞曰先王所錫土田汶陽本魯之地齊恃強而奄有魯因晉而歸之不正疆理于天王取之不以道也晉人反魯衛之侵地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使韓穿命魯俾歸于齊是則晉有二命歸

之不以道也春秋書來言者緩詞也書之于者易詞也一予一奪皆在于晉天下知有伯而不知有王也書歸之于齊則晉之罪不待貶而著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程子曰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
胡氏曰召伯者縣内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
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
讞曰五等邦君各有命數子男五命侯伯七命
上公九命或有過其爵者賞有功也嗣立入見
修聘來朝敵王所愾而獻功則皆有賜非一端
也成公即位九年未嘗一修朝禮獻功則概乎
未有聞也甚至王葬不會王喪不奔當加黜削

之刑反遣來賜之命王靈不振至于此乎春秋書來賜公命者譏天子之僭賞罪魯公之不臣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衛人來媵

經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

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

潰

楚人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

城中城

胡氏曰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

巘曰先王經世安民貴乎治道得失不以城郭溝池為固也後世勞民動衆役之不以其時而以深溝高壘為可恃也古者城邑有制不得輕作有故而城猶非得已況魯無四境之虞輕犯王度得已不已乎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春秋凡書城皆譏之見勞民為重事矣

經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伐鄭

胡氏曰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爾

讞曰子叔黑背者衛穆公之子宣公之母弟公孫剽之父也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而立剽定公寵愛之私使之帥師侵鄭是豈愛弟之道哉齊

以年聘鄭以語盟猶且不可况使之將兵乎經書衛侯之弟與齊年同詞其義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

經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程子曰十年如晉弔喪留凡九月方告至也

讞曰公自十年七月如晉至此方歸淹歷三時危辱甚矣凡公行者會盟征伐出必告反必面孝之至也魯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忝其宗社固當克躬罪己不以嘉禮告至然猶幸其至故知凡書至者危之也然襄公如楚自冬十一月至夏五月留于楚凡七月遇正月而書公在楚說者以書公之所在存君也今成公在晉閱

九月矣而正月不書公所在何也晉雖恃強中國之伯也楚止魯君僭亂之行也筆削之旨存中外之綱其義明矣

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經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程子曰周公之奔特書曰出以王者無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

朱子曰周公出奔晉王臣下同列國矣

胡氏曰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于天下爾

讞曰周公爭政而不臣懷忿出奔而無上劉子至鄄而復又敢抗命要盟止三日而後奔肆其

欲而無忌天王不以禮法馭下臣子不以其道事君晉為盟主而受王室逋逃罪不待貶而明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經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胡氏曰書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

讞曰就王所而朝非正也不猶愈于許男之不至乎伐秦而朝京師非專也不猶愈于翟泉之

抗盟乎春秋行權反正損過就中書如京師譏其不成朝禮存人君之分也書遂伐秦明其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

曹伯廬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經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胡氏曰書婦姜氏刺不親迎也

讞曰夫婦人倫之本親迎大婚之本穀梁謂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成公不行親迎而大夫往大失正始之道告至宗廟豈其禮哉春秋書以夫人罪自著矣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經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

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程子曰負芻弑立既三年矣諸侯與之盟方執之稽

天討也

朱子曰晉厲公執曹伯既得其罪又歸之以王可謂伯討矣

胡氏曰春秋書執諸侯者衆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書其爵

讞曰負芻殺太子而立正當殘執之刑晉侯執歸京師夫是之謂伯討奈何王綱不振縱歸復國夫五刑五用天討惟公惡不即刑善不蒙賞雖堯舜之治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然晉文執衛

侯而書人執非其罪故貶之厲公執負芻而書爵執當其罪故與之後歸自京師譏王政之失刑矣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

程子曰書中國往會以見句吴盛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吴親

胡氏曰吴以號舉外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

獻曰自晉伯之不競欲抑楚以求吴鍾離之會七國之卿至焉再會于戚十二國之君繼至賁强以雪平時之忿養患以貽他日之憂晏齊伐

吴楚忌之也子囊伐吴盍忌之矣楚猶知忌而中國諸侯乃帖然與之周旋是猶抱火而厝薪也春秋兩書會者殊會也比與首止會同而美惡則異書會首止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書會于鍾離在外借亂罪諸侯不自強也比事以觀其義明矣

許遷于葉

經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氷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程子曰晉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彼曲我直故不足為恥者也

胡氏曰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與相見曲在晉矣

讞曰晉侯多忌而信讒魯公自反而無愧方晉人之徵會魯設備而後行僑如貨郤犨而嫁怨于公晉侯執季孫而怒公不見曲直可知夫君父之辱臣子有隱諱之義自反而直亦何隱之有哉凡為人上者當審是非之實不以私毀而好惡以小事大者當知自反不以横逆而憂危

此守身應物之道也春秋直書不諱過人欲還

天理以仁禮存心不憂横逆之至也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曹伯歸自京師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經十有七年

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秋公至自會

程子曰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讞曰鄭恃楚援之強是以不服于晉諸侯疲于

奔命曠歲踰年廢邦國之政刑闕宗廟之祭祀

外則諸侯反貳內則嬖倖撓權既暴而驕難將作矣春秋書同盟者見王臣之預盟而諸侯之同欲也書日謹之以存臣子之義書至自會以見魯公之危撥亂反正其義明矣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楚人滅舒庸

經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程子曰弒書國舉朝之臣害之也

胡氏曰晉欒書為元帥親執厲公于匠麗氏使程滑

弑公而以車一乘葬之于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弑其君不著欒書之名氏比春秋誅亂賊之大要也

讞曰趙盾不討賊許止不嘗藥討之甚嚴欒武弑君春秋舉國書弑何濶畧耶厲公暴虐而驕殺戮之慘晉國之罪人也書國以弑其得罪于衆矣知此則知春秋之義

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

己丑公薨于路寢

讞曰成公享國十有八年利在私門害歸公室宣公結齊之好易世翦為仇讐行父既辱東門見逐二憾交相為瘉二國為之不寧袁婁之役雖得志于齊沙隨之行乃見辱于晉立武宫以

黷禮作邱甲以疲民公如京師雖假尊王之禮
會盟于蜀寧免背華之非内失防于宣伯之淫
外失任于季孟之權既不能安其身又不能保
其親毋置東宫身薨路寢蓋亦幸矣
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虚朾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讞義卷八

春秋讞義卷九

元　王元杰　撰

襄公

公名午成公子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經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程子曰圍彭城書宋以明彭城宋之分地也

胡氏曰楚巳取彭城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

瓛曰宋公作賓王家統承先祀人民土地受之先王楚恃強而啓叛納魚石于彭城既巳扼其要衝是將利其社稷惡之大者也悼公復伯之初會諸侯而討罪叛人既巳屈服所當歸戮王

朝置諸鄃邱非伯討矣春秋書宋彭城正封疆

之守謹王度之法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經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程子曰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責其不能守也

朱子曰鄭之虎牢即漢之成皐下即溱洧之水後又名為汜水

讞曰虎牢鄭之制邑巖險聞于諸侯晉人扼其衝要鄭失所守矣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固守以政事而言也王者有道守在四夷以治道而言也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非春秋之所取然守先

王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固守亦非聖人之所
取悼公復伯之始不務修徳以來之使其人民
辛苦墊隘無所控告然後請成是豈以禮服人
者哉春秋書虎牢不繫之鄭責其不能保有也
後書虎牢復繫于鄭罪諸侯阨人于險也比事
以觀其義明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經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程子曰楚強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朱子曰晉悼幼年聰慧似周世宗他才大段高初迎他時只十四歲便有操縱才歸晉便做得恁地好恰

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都煥然為之一新

胡氏曰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故雞澤之盟諸侯皆有戒心而書同不以單子亦與此盟而譏之也

瀫曰晉侯修伯之始城虎牢以逼鄭楚勢已弱鄭服受盟此正夷夏大體之所關春秋亦幸晉之復伯然單子在會諸侯同盟君臣上下之分

亂矣春秋書曰于下若異其日嫌于王臣預盟存上下之防不與諸侯之無王所以尊周而全晉也然袁僑後至大夫專盟是則大夫之無君由諸侯之無王也經兩書及則晉之罪明矣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經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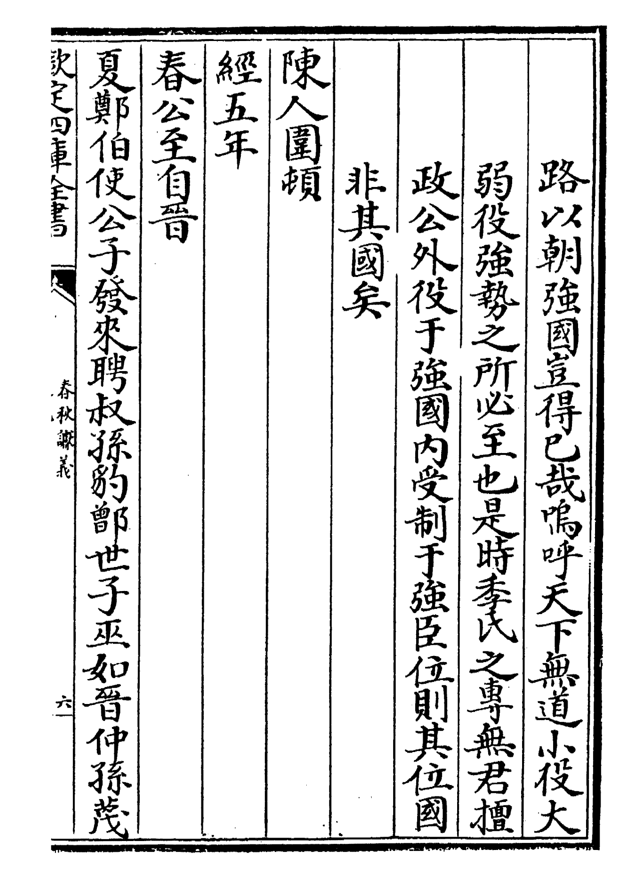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程子曰襄公幼大臣不輔君以道比年如晉卑弱之道也

讞曰襄公之立至此八歲三年如晉即位而朝也四年如晉聽貢賦而朝也幼弱之君奔走道



路以朝強國豈得已哉嗚呼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勢之所必至也是時季氏之專無君擅政公外役于強國内受制于強臣位則其位國非其國矣

陳人圍頓

經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仲孫茂

衛孫林父會吴于善道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吴人鄫人于戚公至自會

程子曰吴來會非為主

胡氏曰戚之事乃吴人來會諸侯不為主也故進而稱人

讞曰中國懲楚之患以吴能制其强也是以鍾

離之會晉人求好于吳善道之會魯衛私好于吳至是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則蠻夷慕義而至聖人安得不少進之邪前此會于鍾離中國往會之也故殊會以外之今戚之會吳來會于中國故序而進之吳太王之昭也春秋之所不終絶也

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經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

程子曰宿行父子也父喪未期而出聘可乎

讞曰春秋之時嗣君繼立踰年而用吉禮是豈

先王之制哉行父以五年冬卒宿以踰年出使
異乎三年之喪而從政矣殁之仲孫蔑卒仲孫
速會莒人盟于向仲孫速卒仲孫羯帥師侵齊
典禮之失至此特謹而書之以見魯國喪禮之
失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經七年

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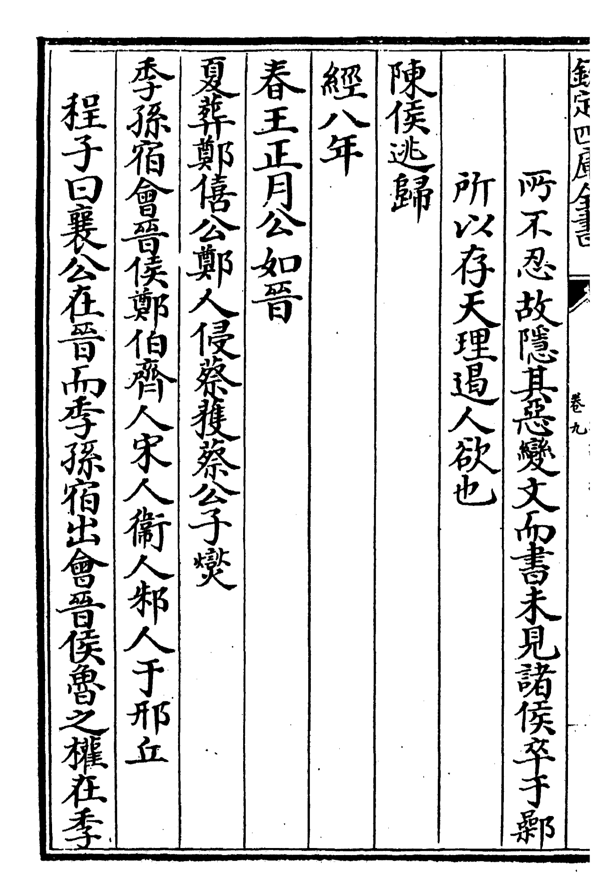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程子曰諸侯卒于外書地重之也

胡氏曰諸侯卒于境内不地其曰卒于鄵見其弑而隱之也

讞曰鄭伯從義中國其臣有志從夷臣叛于君致于弑逆惡之大者也夫中國禮義之所出鄭僖棄楚從楚為禮義之君也諸大夫背晉從楚為僭亂之臣也君不從臣而見弑天下之大倫滅矣聖人至是傷之甚盖雖欲書之于經而有



所不忍故隱其惡變文而書未見諸侯卒于鄵

所以存天理遏人欲也

陳侯逃歸

經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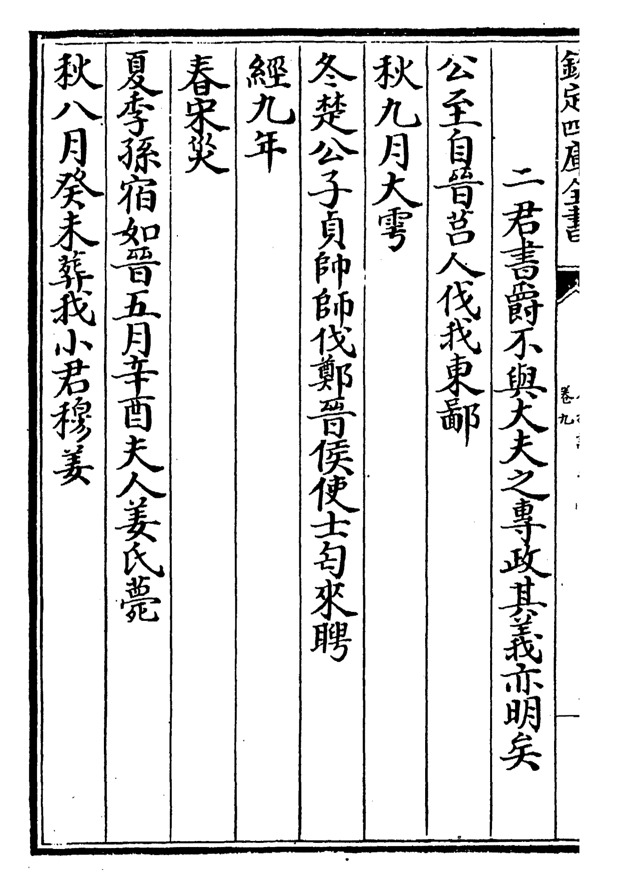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程子曰襄公在晉而季孫宿出會晉侯魯之權在季

氏故也

胡氏曰君在晉而臣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稱人謹始也

讞曰朝聘會盟禮之大者諸侯僭之巳不可況大夫乎是時魯襄在晉而季孫聽命于晉豈伯者所以行于諸侯乎馴至溴梁之會國君咸在大夫交盟其兆巳始于此矣晉悼公不能謹之于微以啟大夫無君之惡春秋貶列卿而書人



二君書爵不與大夫之專政其義亦明矣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經九年

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程子曰戲鄭地也以鄭服而盟故書同盟

胡氏曰諸侯伐鄭晉人令于列國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同盟于戲

瓛曰鄭人反復無常屢盟屢叛至以犧牲玉帛待于二境其以盟誓為足恃乎當是師伐鄭之

初子駟欲從于楚子展請待晉而弗克于是晉師至矣駐師扼險居疾虎牢鄭人恐而服從楚師至而勿戰武子明于善陣之法遂得善勝之道奈何盟戲之後口血未乾伐宋之師復出信安在哉春秋書同盟惡其反復也

楚子伐鄭

經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吴于柤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程子曰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職也

胡氏曰卿大夫國之陪貳也至于身不能保盜得殺

之安在爲陪貳乎

譏曰三卿國之大夫執鄭之政既侵蔡以激楚之怒復附楚以致晉之師事楚而反復無常從晉而屢盟屢叛國亂無政以利交征五族聚不逞之徒一朝而三卿並殺君不能正之以法春秋變文書盜著其賤者之稱削其大夫以爲失職之戒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經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程子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因民力多寡厚薄而為之制

朱子曰天子六卿故有六軍諸侯三卿故有三軍

胡氏曰三軍魯之舊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

瀫曰魯封侯國地方數百里詩云公車千乘則

臣下無私乘也公徒三萬則臣下無私民也侵伐則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于甸甲散于邱卒還于邑春秋之時皆反其道襄公幼弱季氏專政舊法亡矣春秋書作變其政也兵權在下魯不可有為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邾子莒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程子曰某讀春秋至蕭魚之會嘆曰至誠之能感人也悼公推誠以待反復之鄭信而不疑鄭不背晉者

二十四年

胡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

不可信也

讞曰鄭自鄢陵之役屢勤中國之師朝晉暮楚載書足信乎然晉三合諸侯未嘗與楚一戰卒能服鄭而敝楚可謂不戰而屈人兵又能推誠待鄭信而不疑禮鄭囚而歸之納斥候而禁侵掠鄭自是不敢叛晉誠之感人也如是夫春秋書會不書盟美悼公之示信也先儒謂春秋謹參盟善晉命美蕭魚之會其得之矣

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

經十有二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程子曰宿受命救台而違命入鄆大夫之專權生事也

胡氏曰大夫無遂事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也

讞曰公室兵柄盡歸三家况專命行事甚悉可

勝言哉昭公見逐定公無正兆已萌于此矣易

曰履霜堅冰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書遂入

鄆正其無君之罪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吴子乘卒

冬楚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經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程子曰襄公幼弱政在大夫如晉告至危之也

讞曰春秋之時諸侯無王敵愾獻功槩乎未有聞也經書至者八十有二不過紀其去國踰時之久會盟征伐之危皆憂其往而喜其還所以告廟飲至先儒謂凡書至者危之也其得之矣

夏取邿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經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程子曰會吳欲以病楚殊會吳狄之也

胡氏曰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以内卿行不得不書矣

讞曰吳人告敗于晉晉士匄帥列國之師往會

焉晉人惡楚之深是以結吳之好夫吳猶楚也

中國不能自強資其力以求逞豈伯者服異之

道乎楚憂未已吳患尤深范宣子數吳不徳以

退吳人抑已晚矣春秋會于向外吳人之辭也

三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

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己未衛侯出奔齊

程子曰獻公以不道自取播越孫林父逐之也

胡氏曰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也

讞曰二子逐君而無上罪不容誅然人君專一國之威權民人之所敬畏反道敗德淫虐暴戾以至見逐于臣天理滅矣春秋書衛侯出奔不著二子之惡存上下之防不與臣之逐君端本澄源其旨深矣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經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程子曰公畏齊而不敢至成也

讞曰成者仲孫氏之邑齊之見伐非仲孫所能禦是以公往救之然圍成則不得不往往救則慮其無功至遇而止則其畏齊可知矣書救成至遇明魯之弱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經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公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程子曰諸侯在會大夫受命爲盟

胡氏曰悼公初没晉平公立無先君之明而大夫張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

讞曰莊僖之時諸侯強而王室弱文襄之世諸

侯衰而大夫強始也會盟征伐自諸侯出其後也自大夫出至是溴梁之會君若贅旒陪臣執命所由來漸矣自是趙武屈建之徒晉楚之從交相見蠻荆横行于中國大夫横行于諸侯無復制遏勢不可支矣春秋正君臣之分惡大夫之專列序諸侯以見國君之在會斥書大夫而不序惡其專命無君此與諸侯盟扈之例同有不足序焉者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經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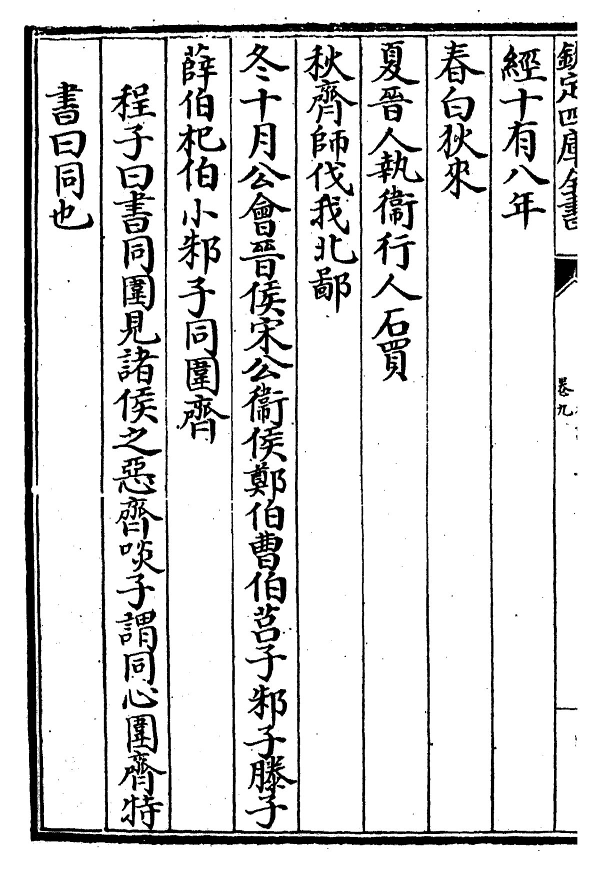
程子曰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内之山川以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

胡氏曰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于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見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

讞曰諸侯行大雩則是僭天子之禮也事天之禮自日至報本之外大祭有二祈穀之郊祈澤之雩也建巳之月龍見而雩周之六月乃是夏之四月也春秋書大雩者六十有一然書月則旱在是月也書時則旱在是時也此書大雩所以著旱暵之頻仍而又以志非時僭禮之失也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經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程子曰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㓕子謂同心圍齊特書曰同也

胡氏曰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此書同圍齊諸侯所共惡同心而圍之也

讞曰齊環恃強肆暴棄好背盟屢興伐魯之師以致諸侯之怒四年之間伐北鄙者六圍城邑者四春秋伐國之暴未有甚于此也晉帥十一國之師以圍之是得沮横抑強之義方伯之職修矣書同所以大諸侯之伐恕其圍邑之罪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經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程子集義云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胡氏曰還終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喪士匄有惻隱之心不亦善乎

讞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幸人之危而肆暴利人之難而興戎士匄之古道能幾人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不伐人喪致君于善忠之至也不猶愈于專命生事者乎春秋變文書乃還善之也書遂則為專矣又不可不察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經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胡氏曰蔡文侯欲事晉畏楚不能行而卒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國人殺之此何罪也
讞曰蔡文侯病楚之不常將改事晉此其志也公子忠言謀非不臧何不幸而見殺耶蔡人汚于事楚效逆不以為非其後拘郢之危囷山之痛至于男女辨疆江汝之間謀徙州來哭墓而遷其禍兆于此矣春秋稱國而不去其官以非

罪見殺也書履出奔楚以其非所宜奔也褒善貶惡其義明矣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經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

程子曰庶其以邑叛來奔而魯受之其惡不待貶而

見矣

胡氏曰小國大夫不書名氏此書名書地以著竊邑

叛君之罪

讞曰庶其竊邑以來奔魯國受辭而納叛此桼

王制而敗鄰好也春秋之時蔑棄禮義惟利是

從莒慶即魯而圖婚接我不以禮也庶其竊地

以叛君接我不以義也不以禮為國不以義交

隣周公伯禽之澤至是泯矣魯公受地納叛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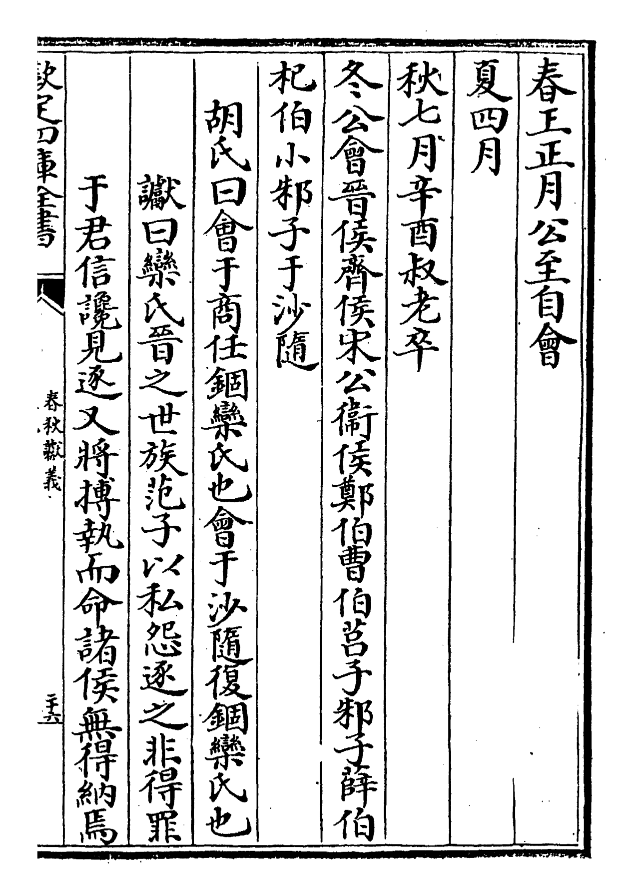
人能無責乎春秋書小國大夫姓氏不登于策至其接我者以事必書蓋謹之也書以漆閭丘來奔則納叛之罪著忘義之惡明矣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經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胡氏曰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

讞曰欒氏晉之世族范子以私怨逐之非得罪于君信讒見逐又將搏執而命諸侯無得納焉

則亦過矣未幾入于曲沃其下或泣或嘆而從之若非天棄欒氏而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春秋常事不書書會沙隨以為後世人君疾之已甚之戒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經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胡氏曰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黄之偪而愬諸楚因楚人之力而後能克非君人之道也

讞曰二慶之罪著矣陳侯寧免責乎人君執一國之威權縱奸臣之暴横去其親而不能保蔑其君而不加刑方且聽命于蠻夷訴詞以求直君道失矣何國之為春秋稱國以殺不與楚人加于中國不去其官以譏陳侯之不君其旨微

矣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秋齊侯伐衞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經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程子曰所至乏食為大饑

胡氏曰秋有大水之災而冬又大饑所以賑卹之者未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讞曰古者救災之政非止一端其為民慮也至矣春秋世衰道微暴行交作為上者厲民以自樂為下者顛連而無告委溝壑而不顧散四方而不知上慢殘下未有甚于此時也秋有大水冬復大饑方且會盟不已結怨怒鄰敬天順人之心君國子民之道至此無復存矣春秋特書

大饑則知魯君失敬天之道失養民之政矣

經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胡氏曰杼弑其君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

丘特書曰同

𪚥曰齊自柯陵之會有輕晉之心湨梁不盟有背晉之迹晉為朝歌之役諸侯會于夷儀既聞崔杼之逆謀必當下令而致討執元惡以肆戮定其國以立君率是而行方伯之職修矣今乃舍賊不討取賂而還黨惡容奸其罪一也春秋特書同盟略而不序以在會諸侯皆黨惡也討賊之法其嚴乎

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經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

畔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程子曰復歸者謂其既絶而復歸也

胡氏曰衛侯㴱恤于外十有二年困心衡慮久矣此

生于憂患之時一旦得國失信濫刑而國非其國矣鱄曰衛君見逐于臣立剽以定其位甯喜受命于文弑剽復納獻公廢納之權自大夫出矣衛侯在外十有二年險阻艱難是宜滌慮自新一旦復國之初更肆無辜之戮逐我者出納我者死濫刑如此不亦難乎春秋于衛侯出入皆書其爵至是復國斥書其名乃著其罪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

淵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經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與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胡氏曰同地會盟再書宋者貶之也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矣

巘曰晉楚弭兵之會中外之綱紊矣葢自晉伯勿競大夫擅權趙武向戌之徒欲以彌兵為名反挈諸侯畀楚晉楚之從請交相見宋鄭屈節

而獻禮焉十一國君臣遂用召陵之典宋世子至辭而不見諸侯相率南向來朝夫晉以奕世之伯業失于平公之怠荒溴梁之會授權于大夫及宋之盟棄權于荆楚其禍實趙武為之也自是而後公如楚公在楚至自楚天下不之晉而之楚矣春秋有大惡焉故書之重詞之複也畧諸侯大夫而不序以在會之大夫皆楚細也楚主夏盟而經先趙武不以荆蠻加于中國也

其義深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經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夏衞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程氏曰晉楚會盟荆蠻得志故公朝楚

又曰棄身偺亂人君之道廢矣

瀫曰楚自桓文主伯未與會盟向戌趙武之徒

圖近功而忽遠畧自宋之盟諸侯南向而之楚

矣今仲孫羯如晉告將如楚晉不能拒魯公靡

然從之歷歲踰時中國之事可知矣書公如楚

傷之甚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經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閽弑吳子餘祭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髙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

程子曰札吳公子也不稱公子貶之也辭國而生亂

札為之也

朱子曰或問夷齊之讓使無仲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當有立者曰程氏說叔齊當立看來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夷終不肯奈何曰國有大臣請于天子不問伯夷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夷分類稍優耳所以經只書吴子使札來聘此何異于楚子使椒來聘之事即但稱名則聖人貶深矣但近世說春秋者皆太巧不知其果然否也

胡氏曰春秋書札比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不以讓國為賢而貶之也

讞曰札聘于上國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中國之賢者未能或之先也夷昧既卒正季子得為之時況當吳強楚弱之際春秋深有望于季子也札于是時上告天子正僭偽之非復先王之爵豈非大倫一正之日耶乃循匹夫之節不能承父兄之志潔其身則善矣讓國而生亂者誰為

之耶彼王僚無季歷之賢季子為太伯之讓豈
至德乎是則上有文武之君虞仲得為逸民景
王當周室之衰季子豈為至德春秋因其來聘
貶而示法望之深而責之備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經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胡氏曰伯姬之舍失火曰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逮火而死伯姬之婦道盡矣

讞曰伯姬生于淫昏之時而有甚高之行寧火及身而死不為失義而生雖不幸于一時實有光于萬世春秋特旌其賢冠以夫謚以為萬世下執婦道之勸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胡氏曰春秋列會未有書其所為者此獨言所為徧刺天下之大夫也

讞曰蔡有弑君之惡宋有失火之災是孰重而孰輕也蔡世子之惡業已在諸侯之策方伯無問罪之師方且往會其葬春秋大法賊不討不書葬書葬景公罪其忘討賊復仇之義貶列卿而書人正其黨惡附奸之誅

經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讞曰襄公在位三十餘年幼立為君政歸強族未知好惡何有民人三卿既專國政兵柄至于四方救戍至遇無功而徒反射耦不足取之家臣齊莒見伐見侵數起鄰國之釁三家迭為用事已成無君之惡公幼而不知既長則知悟矣如楚曠年而不反武子取卞以自封皇皇而歸欝欝不逞位則其位國非其國矣方且遠朝強楚歸作楚宮穆叔之言驗矣死非其所亦自取

焉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春秋讞義卷九